

20世纪

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1966-1976

炼狱与圣火

第三辑

命运卷II

主 编 / 柯 灵

执行主编 / 关 鸿

本辑主编 / 顾训中



文 匯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戎思平

封面装帧：陶雪华

20 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第三辑(1966—1976)

炼狱与圣火

命运卷(下)

主编 柯 灵

执行主编 肖关鸿 本辑主编 顾训中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竟成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80000

印数:1—10000 印张:15

ISBN7-80531-467-5/I·45

定价:26.00 元

前 言

纪实文学是一个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真实地记录了民族的盛衰强弱荣辱兴亡。墨写的史册比任何花岗岩建筑更加永久而辉煌。

纪实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几乎与文明史一样悠久，早在公元前后两个世纪，东西方相继出现如《史记》与《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样的皇皇巨著。

但是，古典纪实文学中的一种主要样式传记文学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明清之交才出现转机。

本世纪初，纪实文学的另一种主要样式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这不仅出于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而且还与近代新闻事业和机器印刷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传记文学的复苏，报告文学的新生，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注入的生命力，使纪实文学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和空前的繁荣。

现代纪实文学的兴盛是历史的选择。它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连。纪实文学第一次成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同样，时代也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个世纪对当代人与后继者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世纪末又将临近时，人们

已经开始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这个将要结束的一百年进行回顾总结。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们只能从某一个方面做点自己的努力。

我们选择纪实文学，首先因为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梳理和总结，这样的尝试富有某种挑战性。

另外，纪实文学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是文学作品中最为贴近历史贴近现实的一种样式。我们梳理纪实文学的脉络，也是梳理历史与现实的脉络。这会成为我们作世纪回眸的一种方式。

自从历史的概念被分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之后，人们意识到很大部分历史都是“叙述的历史”。因此，不是官方教科书，而是由亲历者根据个人经验撰写的“历史”就显得特别珍贵。这也是纪实文学的价值所在。

纪实文学留给当前的是信息，传之后世的是文献，而信息传播与文献留存的载体则是有欣赏价值的文学。我们在兼顾到这三种价值的同时偏重的是文献价值，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直接观察和原始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选编的纪实文学范围除了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这两大类之外，还有纪实性散文和文学性特写。

整个20世纪纪实文学拟选编为五辑二十卷，从1996年起逐年推出，到1999年完成。这是一个颇为浩大的工程。

今年推出的是第二辑两卷和第三辑四卷。

编 者

1997年10月



刘少奇同志与著名劳动模范时传祥握手。



吴晗在“文革”前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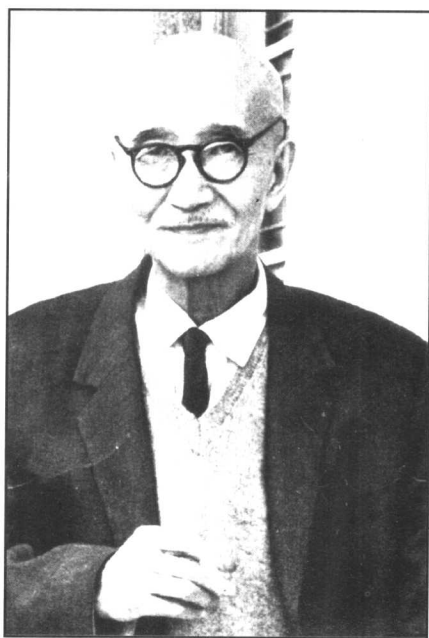
“文革”中最早遇难的作家之一邓拓。

老舍先生和当地群众在他的殉难地为他树立的纪念碑。





傅雷与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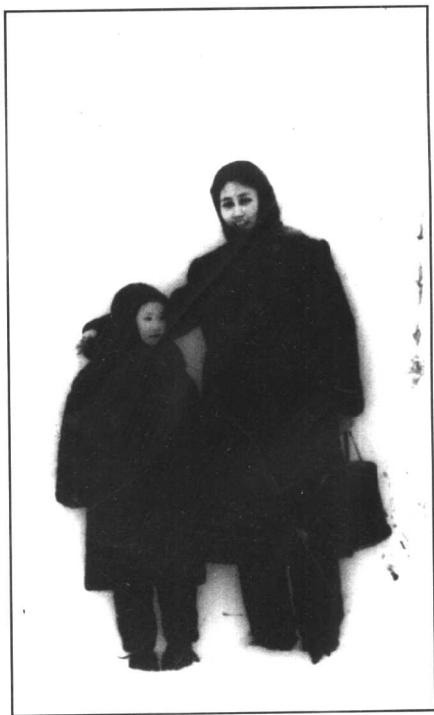


章士钊晚年。



劫后余生的胡风与梅志。

张志新与她的女儿。



目 录

前 言	(1)
反对“顶峰”论遭了大灾难	
——李达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真相 … 石曼华	(1)
吴晗和《海瑞罢官》	子 伶 子 真 (4)
玉 碎	袁 鹰 (18)
炼狱中的圣火	
——记巴金在“牛棚”和农村“劳动营”	王西彦 (33)
章士钊上书	章含之 (60)
田汉不死	陈明远 (70)
贺绿汀在“文革”中	史中兴 (106)
思乡曲	
——马思聪传	叶永烈 (121)
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的金边)	杨 绛 (149)
改正之后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	萧 乾 (174)
杨献珍蒙冤 20 年纪实	杨 欣 (194)
父亲最后的两三天	舒 乙 (210)
怀傅雷	柯 灵 (226)

长 夜

- 陈寅恪之死…………… 陆键东(232)
- 十年动乱中的扬帆…………… 张重天(249)
- 我和胡风在“文革”中…………… 梅 志(271)
- 梁思成之死…………… 林 洙(290)
- 莫将血恨付秋风…………… 金 山(309)
- 我不能不哭

- 怀念我的父亲邵荃麟…………… 小 琴(321)
- 繁星闪耀

- 记廖沫沙…………… 刘 茵(331)
- 叶以群的最后十年…………… 叶 舟(349)
- 所谓“陶钝事件”…………… 陶 钝(364)
- 诗人郭沫若在“文革”后期…………… 冯锡刚(370)

- 劳动模范时传祥…………… 刘海兰 曹占一 林述礼(391)
- 容国团的最后一天…………… 吕 优编(401)
- 正气歌…………… 张书绅(410)
- 划破夜幕的陨星…………… 王 晨 张天来(441)
- 编 后…………… (468)

石曼华

反对“顶峰”论遭了大灾难

——李达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真相

李达同志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含冤去世已经十二年了。但是，直到不久前，有些人还认为李达是自己病死的，不是被林彪、“四人帮”害死的，还不准提这是个冤案，真正岂有此理！我觉得有责任讲一点真相。

1966年3月间，林彪鼓吹的“顶峰”论大肆泛滥的时候，李达同志对这种公然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的谬论，挺身而出，表示反对。当时有人提醒他这是林彪说的，他毫不犹豫地说：“我知道是他说的。不管是哪个说的，不合乎辩证法，我不能同意！”于是林彪在一次会上点了李达同志的名，给他戴上了“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的帽子。某个曾经自称是李达同志的“学生”的权势人物，则诬陷李达同志“对毛主席刻骨仇恨”。

从1966年5月10日起，李达同志就被勒令停止编书，交待“罪行”，失去了人身自由。6月3日向全校宣布揪出了一个以李达为首的“武大三家村”，二百多名教师、干部、工人被打成“李达黑帮”。从此以后，李达同志受到了“声讨”、批斗、辱骂、审讯、罚跪等等迫害，逼他承认“反毛泽东思想”，但他坚持真理，威武不屈，还满怀信心地对我说：“等运动结束了，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

李达同志至死不忘毛主席交给他的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任务。他流着泪说：“你们把我的助手赶走了，资料请你们给

我留下吧！我拚了老命，一天写五百字，也要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他嘱咐我，万一他死了，一定要转告他的助手，帮他把书编完。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把李达同志置于死地，甚至停止了对他的医药供应。他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大发作，骨瘦如柴，面色如土。我们要求自己出医药费到医院治疗，也不被理睬。8月13日，李达同志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我闻声赶到，把他扶起来。李达同志的血压已经降到高压九十、低压五十，高烧不退，大小便都失禁了，卫生科的医生同志要求立即送医院抢救，却遭到拒绝。李达同志痛恨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对待印度战俘，也是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你们把我当敌人，我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吧，你们也应当给我治病啊！”拖到8月22日，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才被押送医院。我要求跟车同去护理，也被拒绝，并宣布不准我去医院看望。他到医院后，被改名“李三”（即“李达三家村”之意），甩在普通病房里，还对这样一个年逾古稀、生命垂危的病人规定一天只准吃三顿干饭，实际上颗粒未进。8月24日，这位毕生从事马列主义理论宣传的老战士，含冤离开了人间！

李达同志究竟是自己病死的，还是被人害死的，不是十分清楚吗？

第三天，我们家里被洗劫一空。李达同志的书籍、手稿、衣物全被劫走，连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他的珍贵信件也不能幸免。我和小女儿被扫地出门，我被管制劳动，大会小会批斗，小女儿也随时受到凌辱。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以后，我逐渐地懂得了：李达同志正是因为揭穿了林彪的“顶峰”论，才使这伙人切齿痛恨。林彪一伙才真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我没有忘记李达同志说的“向毛主席告状”的话，1973年7月，我不顾威胁恐吓，毅然来到北京，给毛主

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写了申诉信。没过几天，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就派人到我的住地看我来了，说总理已指示有关部门立即给李达同志平反，还亲自批示立即把我和孩子的户口迁来北京，为我们妥善地安排住房。那时，我用什么言语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呢？我热泪直淌，什么也说不出！

现在，毛主席给李达同志的珍贵信件即将发表，李达同志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出版了。我衷心感激党中央。我要把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一伙身上，为新的长征贡献力量！

1978年12月

（选自《泪雨集》，三联书店1979年10月初版）

子 伶 子 真

吴晗和《海瑞罢官》

英国哲学家培根讲过这样一段话：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理因为像黄金一样重，总是沉于河底而很难被人发现；相反地，那些牛粪一样轻的谬误倒漂浮在上面到处泛滥！

社会现象也正是这样的复杂，它有时会出现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甚至邪恶压制正义，谬误驾取真理。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总是无情的，它运用其特有的方式，惩罚邪恶，伸张正义，推倒谬误，显示真理。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四人帮”曾经一度横行无忌。在江青、张春桥具体策划下，由姚文元首先发难，一手制造了旷古未有的《海瑞罢官》的大冤案，开“文化革命”以来文字狱之先。从此株连网织，冤狱遍于国中。这一奇冤，不仅使吴晗同志身死家破，我国文化艺术领域也遭空前浩劫。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惨遭迫害。

今天，《海瑞罢官》这件长期悬而存疑的大冤案，平反昭雪了。含冤饮恨十三载的吴晗同志被恢复了名誉。但是这件浸透了血和泪的冤案，人们记忆犹新。人们在思考、在总结，要求前进。曾经繁衍了中华民族和哺育了光辉灿烂的文明的伟大土地上，人们再也

不许重演这样的悲剧了。

—

《海瑞罢官》是怎样写起来的？对吴晗同志来说，完全是凑巧的机会促成的。

1958年，世称大跃进的年代。整个民族好像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之中。人们“解放思想”，但因生产力低下而产生了非科学的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恨不得一夜之间进入他们所简单理解的共产主义。当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都是流行的时髦口号。特别是一些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也在“热气”中飘飘然起来，为了追求高指标——放“卫星”，不惜弄虚作假，唯浮夸是荣。有些同志目睹现状，明知虚假浮夸会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但是怕犯右倾错误，不敢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不肯讲真话。1959年初，毛主席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不敢讲实话、真话的不良思想作风提出了批评，说：应当提倡魏徵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一次毛主席在看《生死牌》时，又讲要宣传海瑞的刚直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事后，一位领导同志把这个意思讲给了吴晗同志，鼓励他写些这方面的文章。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对于《明史》又素有研究，自然欣然应命。他很快就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上。

同年9月，吴晗同志又写了《论海瑞》。时值庐山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八届八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吴晗与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关系，也素无私人往来。由于知识分子小心谨慎和对政治运动不可测的恐惧心理，吴晗在《论海瑞》一文的尾梢上加上几段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话，以此表示

自己提倡的是真海瑞精神，并与彭德怀同志“假冒”海瑞问题划清界限。虽然这些外加的话用在彭德怀同志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但在当年特定条件下，吴晗同志实为一篇又一篇的“海瑞”文章避嫌，为自己挖了条防空壕。后来被批判的时候，吴晗和他的家属，就不止一次地用这几段话来证明吴晗写海瑞与彭德怀同志是无关的。继《论海瑞》之后，吴晗同志还写了《海瑞的故事》等几篇文章，很受读者的好评。吴晗始终认为，海瑞是个历史的存在，他的精神值得提倡，从现实而言，海瑞精神是早为人所倡导的。

1959年下半年，北京京剧团马连良先生和一些朋友，因为读到吴晗关于海瑞的几篇文章，就来找吴晗，请他讲海瑞。谈完之后，又请吴晗同志搞个提纲，准备编戏。吴晗同志愉快地允诺下来。但是写什么，怎样写？破天荒第一遭的事，没个底。写了几次，吴晗同志都自己予以否定了。就在正费踌躇时，马连良先生又不断托人转告，要他一定写出来。吴晗同志尚信义，重然诺，凡是答应人家的事，他从不翻悔的。提纲未成，吴晗索性试着写戏，想写出个底子，剧团的朋友们修改时，也更方便些。

吴晗同志毕竟是历史学家，写起戏来不如写历史论文那样顺手，费了不少力气，才搞出个底稿，交了底稿，吴晗同志如释重负。剧团的朋友们看过之后，提了一些意见，鼓励他重写。于是，与吴晗同志愿望相反，不仅不能下马，反而要跑下去了。

吴晗同志自己说：“我不懂戏，也不大看戏。特别是京戏，虽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却一次也没有看过。这些年来，看戏的机会比较多了，但是总会有这个缘故，那个缘故，不能不放过机会。以此，可以说对京戏是个道地的外行。”但是，吴晗同志认为外行内行的界线是可以打破的。“只要敢，总可以多少做一点事，当然，成绩的大小以至成功或失败，那是另一回事。”这位历史学家终于“破门而出”，一脚踏进戏剧界的门槛。

《海瑞罢官》原稿名《海瑞》。在创作时，吴晗想取海瑞生平的一段，但为避免与已往海瑞戏有重复，就选定了海瑞 54 岁那年，任应天巡抚七个月中除霸退田的事迹。剧本创作从 1959 年年底到 1960 年 11 月 13 日第七稿完成，花去了近一年的时间。这中间从主题、故事情节以及收尾，前后变动很大。每一稿写好都是普遍征求懂戏的朋友和其他同志意见，边听边改，到后来是边排边改。如 1960 年 3 月的第二稿，许多人认为有历史事实，但没有戏味，缺少曲折，高潮不突出，矛盾不尖锐。直到第四稿，吴晗同志加上了“见徐”一场，深化海瑞和徐阶的矛盾，人物性格得以细致刻划，大家才认为有点戏了。在主题思想上，第四稿前，即 1960 年 5 月的稿本，主题是强调退田，引起乡官们联合反对，被罢官回家。除霸线索只是作为故事穿插，作为退田的陪衬。对于这种安排，一些同志认为，尽管这是历史事实，但是海瑞改良主义的政治措施，也没有多少意义。吴晗同志接受了同志们的建议，从第五稿改为以除霸为主题，把“退田”作为陪衬。从这个剧本主题确定过程中可以看见，这里没有丝毫企图影射现实的影子。

剧本原来构思的结尾，是让海瑞罢官之后，再复官，重新穿上大红袍，人们认为这样落了俗套，于是改了几次，写成处死徐阶，海瑞举印离任的收场。这个稿本送到了吴晗的知友、植物学家蔡希陶手上，他看了后，认为剧本写的是海瑞一件事，并非一生，剧名叫《海瑞》显然不贴切，于是大笔一挥，在封面上“海瑞”旁边又添上了“罢官”两字。

《海瑞罢官》经过剧团几次彩排，听取了许多专家的意见，1961 年初于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演出，由马连良饰海瑞，裘盛戎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同年，《北京文艺》1 月号全文刊载《海瑞罢官》剧本。廖沫沙同志以繁星笔名发表致吴晗的公开信，他欢迎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并提出一个理论问题请教吴晗：历史真实与戏